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舊唐書卷七十九 八十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九百九十五 史部

舊唐書卷七十九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二十九

祖孝孫 傅仁均 傅奕 李淳風 呂才

祖孝孫幽州范陽人也父崇儒以學業知名仕至齊州長史孝孫博學曉歷筭早以達識見稱初開皇中鍾律多缺雖何妥鄭譯蘇夔萬寶常等亟共討詳紛然不定

及平江左得陳樂官蔡子元于普明等因置清商署時牛弘爲太常卿引孝孫爲協律郎與子元普明參定雅樂時又得陳陽山太守毛爽妙知京房律法布琯飛灰順月皆驗爽時年老弘恐失其法於是奏孝孫從其受律孝孫得爽之法一律而生五音十二律而爲六十音因而六之故有三百六十音以當一歲之日又祖述洗重依淮南本數用京房舊術求之得三百六十律各因其月律而爲一部以律數爲母以一中氣所有日爲子

以母命子隨所多少分直一歲以配七音起于冬至以黄鍾爲宫太蔟爲商林鍾爲徵南吕爲羽姑洗爲角應鍾爲變宫蕤賓爲變徵其餘日建律皆依運行每日各以本律爲宫旋宫之義由斯著矣然牛弘既初定樂難復改張至大業時又採晉宋舊樂唯奏皇夏等十有四曲旋宫之法亦不施用高祖受禪擢孝孫爲著作郎歷吏部郎太常少卿漸見親委孝孫由是奏請作樂時軍國多務未遑改創樂府尚用隋氏舊文武德七年始命

孝孫及秘書監竇璡修定雅樂孝孫又以陳梁舊樂雜用吳楚之音周齊舊樂多涉胡戎之伎於是斟酌南北考以古音作大唐雅樂以十二月各順其律旋相爲宮制十二樂合三十二曲八十四調事具樂志旋宮之義亡絶已久世莫能知一朝復古自孝孫始也孝孫尋卒其後協律郎張文收復採三禮增損樂章然因孝孫之本音

傅仁均滑州白馬人也善歴算推步之術武德初太史

令庚儉太史丞傅奕表薦之髙祖因召令改修舊歷仁均因上表陳七事其一曰昔洛下閎以漢武太初元年歲在丁丑創歷起元元在丁丑今大唐以戊寅年受命甲子日登極所造之歷即上元之歲歲在戊寅命日又起甲子以三元之法一百八十去其積歲武德元年戊寅爲上元之首則合璧連珠懸合於今日其二曰堯典爲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前代造歷莫能允合臣今創法五十餘年冬至輒差一度則却檢周漢千載無違其三

曰經書日蝕毛詩爲先十月之交朔日辛卯臣今立法
却推得周幽王六年辛卯朔蝕即能明其中間並皆符
合其四曰春秋命歷序云魯僖公五年壬子朔旦冬至
諸歷莫能符合臣今造歷却推僖公五年正月壬子朔
旦冬至則同自斯以降並無差爽其五曰古歷日蝕或
在於晦或在二日月蝕或在望前或在望後臣今立法
月有三大三小則日蝕常在於朔月蝕在望前却驗魯
史並無違爽其六曰前代造歷命辰不從子半命度不

起虛中臣今造曆命辰起子半度起於虛六度命合辰得中於子符陰陽之始會曆術之宜其七曰前代諸曆月行或有晦猶東見朔以西朓臣今以遲疾定朔永無此病經數月曆成奏上號曰戊寅元曆高祖善之武德元年七月詔頒新曆授仁均員外散騎常侍賜物二百段後中書令封德彝奏曆術差謬勑吏部郎中祖孝孫考其得失又太史丞王孝通執甲辰曆法以駁之曰案堯典云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孔氏云七宿畢見舉中者

言耳是知中星無定故互舉一分兩至之星以爲成驗也昴西方處中之宿虛爲北方居中之星一分各舉中者即餘六星可知若乃仲冬舉鳥仲夏舉火此一至一分又舉七星之體則餘二方可見今仁均專守昴中而爲定朔執文害意不亦謬乎又案月令仲冬昏在東壁明知昴中則非常準若言陶唐之代定是昴中後代漸差遂至東壁然則堯前七千餘載冬至之日即便合翼中適遠彌却尤成不隱且今驗東壁昏中日體在斗十

有三度若昏於翼中日應在井十有三度夫井極北去人最近而斗極南去人最遠在井則大熱在斗乃大寒然堯前冬至即應翻熱及於夏至便應反寒四時倒錯寒暑易位以理推尋必不然矣又鄭康成博達之士也對弟子孫皓云日永星火只是大火之次二十度有其中者非謂心之火星也實正中也又平朔定朔舊有二家平望定望由來兩術然三大三小是定朔定望之法一大一小是平朔平望之義且日月之行有遲有疾每

月一相及謂之合會故晦朔無定由人消息若定大小合朔者合會雖定而蔀元紀首三端並失若上合履端之始下得歸餘於終合會時有進退履端又皆允協則甲辰元歷爲通術矣仁均對曰宋代祖沖之久立差術至於隋代張胄玄等因而修之雖差度不同各明其意今孝通不達宿度之差移未曉黄道之遷改乃執南斗爲冬至之恒星東井爲夏至之常宿率意生難豈爲通理夫太陽行於宿度如郵傳之過逆旅宿度每歲既差

黄道隨而變易豈得以膠柱之説而爲斡運之難乎又案易云治歷明時禮云天子玄端聽朔於南門之外尚書云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孔氏云上日朔日也又云季秋月朔辰不集于房孔氏云集合也不合則日蝕可知矣又云先時不及時皆殺無赦先時謂朔日不及時也若有先後之差是不知定朔之道矣詩云十月之交朔日辛卯又春秋日蝕三十有五左丘明云不書朔官失之也明聖人之教不論於晦唯取朔耳自春秋以

後去聖久遠歴術差違莫能詳正故秦漢以來多非朔蝕而宋代御史中丞何承天微欲見意不能詳究乃爲太史令錢樂之散騎侍郎皮延宗之抑止考通今語乃是延宗舊辭承天既非甄明故有當時之屈今略陳梗概申以明之夫理歴之本必推上元之歲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夜半甲子朔旦冬至自此以後既行度不同七曜分散不知何年更得餘分普盡還復總會之時也唯日分氣分得有可盡之理因其得盡即有三端之

元故造經立法者小餘盡即爲元首此乃紀其日數之元不關合璧之事矣時人相傳皆云大小餘俱盡即定夜半甲子朔旦冬至者此不達其意故也何者冬至自有常數朔名由於月起既月行遲疾無常三端豈得即合故必須日月相合與冬至同日者始可得名爲合朔冬至耳故前代諸歷不明其意乃於大餘正盡之年而立其元法將以爲常而不知七曜散行氣朔不合今法唯取上元連珠合璧夜半甲子朔旦冬至合朔之始以

定一九相因行至於今日常取定朔之宜不論三端之事皮延宗本來不知何承天亦自未悟何得引而相難耶孝孫以仁均之言爲然貞觀初有益州人陰弘道又執孝通舊說以駁之終不能屈李淳風復駁仁均歷十有八事勑大理卿崔善爲考二家得失七條改從淳風餘一十一條並依舊定仁均後除太史令卒官

傅奕相州鄴人也尤曉天文歷數隋開皇中以儀曹事漢王諒及諒舉兵謂奕曰今兹熒惑入井是何祥也奕

對曰天上東井黃道經其中正是熒惑行路所渉不爲
怪異若熒惑入地上井是爲災也諒不悅及諒敗由是
免誅徙扶風高祖爲扶風太守深禮之及踐祚召拜太
史丞太史令庾儉以其父質在隋言占候忤煬帝意竟
死獄中遂懲其事又恥以數術進乃薦奕自代遂遷太
史令奕既與儉同列數排毀儉而儉不之恨時人多儉
仁厚而稱奕之率直奕所奏天文密狀屢會上旨置參
旗井鉞等十二軍之號奕所定也武德三年進漏刻新

法遂行於時七年奕上疏請除去釋教曰佛在西域言妖路遠漢譯胡書恣其假託故使不忠不孝削髪而揖君親遊手遊食易服以逃租賦演其妖書述其邪法偽啓三塗謬張六道恐嚇愚夫詐欺庸品凡百黎庶通識者稀不察根源信其矯詐乃追既往之罪虛規將來之福布施一錢希萬倍之報持齋一日冀百日之糧遂使愚迷妄求功德不憚科禁輕犯憲章其有造作惡逆身墜刑網方乃獄中禮佛口誦佛經晝夜忘疲規免其罪

且生死壽夭由於自然刑德威福關之人主乃謂貧富貴賤功業所招而愚僧矯詐皆云由佛竊人主之權擅造化之力其爲害政良可悲矣案書云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有作福作威玉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降自犧農至于漢魏皆無佛法君明臣忠祚長年久漢明帝假託夢想始立胡神西域桑門自傳其法西晉以上國有嚴科不許中國之人輒行髡髮之事洎于符石羌胡亂華主庸臣佞政虐祚短皆由佛教致災

也梁武齊襄足爲明鏡昔褒姒一女妖惑幽王尚致亡國況天下僧尼數盈十萬翦刻繒綵裝束泥人而爲厭魅迷惑萬姓者乎今之僧尼請令足配即成十萬餘戸產育男女十年長養一紀教訓自然益國可以足兵四海免蠶食之殃百姓知威福所在則妖惑之風自革淳朴之化還興且古今忠諫鮮不及禍竊見齊朝章仇子他上表言僧尼徒衆糜損國家寺塔奢侈虛費金帛爲諸僧附會宰相對朝讒毀諸尼依託妃主潛行謗讟子

他竟被囚執刑於都市及周武平齊制封其墓臣雖不敏竊慕其蹤又上疏十一首詞甚切直高祖付羣官詳議唯大僕卿張道源稱奕奏合理中書令蕭瑀與之爭論曰佛聖人也奕爲此議非聖人者無法請寘嚴刑奕曰禮本於事親終於奉上此則忠孝之理著臣子之行成而佛踰城出家逃背其父以疋夫而抗天子以繼體而悖所親蕭瑀非出於空桑乃遵無父之教臣聞非孝者無親其瑀之謂矣瑀不能荅但合掌曰地獄所設正

爲是人高祖將從奕言會傳位而止奕武德九年五月密奏太白見秦分秦王當有天下高祖以狀授太宗及太宗嗣位召奕賜之食謂曰汝前所奏幾累於我然今後但須盡言無以前事爲慮也太宗常臨朝謂奕曰佛道玄妙聖迹可師且報應顯然屢有徵驗卿獨不悟其理何也奕對曰佛是胡中桀黠欺誑夷狄初止西域漸流中國遵尚其教皆是邪僻小人模寫莊老玄言文飾妖幻之教耳於百姓無補於國家有害太宗頗然之貞

觀十三年卒年八十五臨終誡其子曰老莊玄一之篇周孔六經之說是爲名教汝宜習之妖胡亂華舉時皆惑唯獨竊歎衆不我從悲夫汝等勿學也古人裸葬汝宜行之奕生平遇患未嘗請醫服藥雖究陰陽數術之書而並不之信又常醉臥蹶然起曰吾其死矣因自爲墓誌曰傅奕青山白雲人也因酒醉死嗚呼哀哉其縱達皆此類注老子并撰音義又集魏晉已來駁佛教者爲高識傳十卷行於世

李淳風岐州雍人也其先自太原徙焉父播隋髙唐尉以秩卑不得志棄官而爲道士頗有文學自號黄冠子注老子撰方志圖文集十卷並行於代淳風幼俊爽博涉羣書尤明天文歴筭陰陽之學貞觀初以駮傅仁均歴議多所折衷授將仕郎直太史局尋又上言曰今靈臺候儀是魏代遺範觀其制度踈漏實多臣案虞書稱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則是古以混天儀考七曜之盈縮也周官大司徒職以土圭正日景以定地中此亦

據渾天儀日行黃道之明證也曁于周末此器乃亡漢
孝武時洛下閎復造渾天儀事多疎闕故賈逵張衡各
有營鑄陸績王蕃遞加修補或綴附經星機應漏水或
孤張規郭不依日行推驗七曜並循赤道今驗冬至極
南夏至極北而赤道當定於中全無南北之異以測七
曜豈得其真黃道渾儀之闕至今千餘載矣太宗異其
說因令造之至貞觀七年造成其制以銅爲之表裏三
重下據準基狀如十字末樹鼇足以張四表焉第一儀

名曰六合儀有天經雙規渾緯規金常規相結於四極之内備二十八宿十干十二辰經緯三百六十五度第二名三辰儀圓徑八尺有璿璣規道月遊天宿矩度七曜所行並備於此轉於六合之内第三名四遊儀玄樞爲軸以連結玉衡遊筩而貫約規矩又玄樞北樹北辰南距地軸傍轉於内又玉衡在玄樞之間而南北遊仰以觀天之辰宿下以識器之晷度時稱其妙又論前代渾儀得失之差著書七卷名爲法象志以奏之太宗稱

善置其儀於凝暉閣加授承務郎十五年除太常博士
尋轉太史丞預撰晉書及五代史其天文律歴五行志
皆淳風所作也又預撰文思博要二十二年遷太史令
初太宗之世有祕記云唐三世之後則女主武王代有
天下太宗嘗密召淳風以訪其事淳風曰臣據象推算
其兆已成然其人已生在陛下宮内從今不踰三十年
當有天下誅殺唐氏子孫殲盡帝曰疑似者盡殺之如
何淳風曰天之所命必無禳避之理王者不死多恐枉

及無辜且據上象今已成復在宮内已是陛下眷屬更三十年又當衰老老則仁慈雖受終易姓其於陛下子孫或不甚損今若殺之即當復生少壯嚴毒殺之立讎若如此即殺戮陛下子孫必無遺類太宗善其言而止淳風每占候吉凶合若符契當時術者疑其别有役使不因學習所致然竟不能測也顯慶元年復以修國史功封樂昌縣男先是太史監候王思辯表稱五曹孫子十部筭經理多踳駁淳風復與國子監筭學博士梁述

太學助教王真儒等受詔注五曹孫子十部算經書成
高祖令國學行用龍朔二年改授祕閣郎中時戊寅歷
法漸差淳風又增損劉焯皇極歷改撰麟德歷奏之術
者稱其精密咸亨初官名復舊還為太史令年六十九
卒所撰典章文物志乙巳占祕閣錄并演齊人要術等
凡十餘部多傳於代子諺孫仙宗並為太史令
呂才博州清平人也少好學善陰陽方伎之書貞觀三
年太宗令祖孝孫增損樂章孝孫乃與明音律人王長

通白明達遞相長短太宗令侍臣更訪能者中書令温彦博奏才聰明多能眼所未見耳所未聞一聞一見皆達其妙尤長於聲樂請令考之侍中王珪魏徵又盛稱才學術之妙徵曰才能爲尺十二枚尺八長短不同各應律管無不諧韻太宗即徵才令直引文館太宗嘗覽周武帝所撰三局象經不曉其旨太子洗馬蔡允恭年少時嘗爲此戲太宗召問亦廢而不通乃召才使問焉才尋繹一宿便能作圖解釋允恭覽之依然記其舊法

與才正同由是才遂知名累遷太常博士太宗以陰陽
書近代以來漸致訛僞穿鑿既甚拘忌亦多遂命才與
學者十餘人共加刊正削其淺俗存其可用者勒成五
十三卷并舊書四十七卷十五年書成詔頒行之才多
以典故質正其理雖爲術者所短然頗合經義今畧載
其數篇其叙宅經曰易曰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
易以宮室蓋取諸大壯迨于殷周之際乃有卜宅之文
故詩稱相其陰陽書云卜惟洛宅此則卜宅吉凶其來

尚矣至於近代師巫更加五姓之説言五姓者謂宮商角徵羽等天下萬物悉配屬之行事吉凶依此為法至如張王等為商武庚等為羽欲似同韻相求及其以柳姓為宮以趙姓為角又非四聲相管其間亦有同是一姓分屬宮商後有複姓數字徵羽不别驗於經典本無斯説諸陰陽書亦無此語直是野俗口傳竟無所出之處唯堪輿經黄帝對於天老乃有五姓之言且黄帝之時不過姬姜數姓暨於後代賜族者多至如管蔡成霍

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並是姬姓子孫孔殷宋華向蕭亳皇甫並是子姓苗裔自餘諸國準例皆然因邑因官分枝布葉未知此等諸姓是誰配屬又檢春秋以陳衛及秦並同水姓齊鄭及宋皆爲火姓或承所出之祖或繫所屬之星或取所居之地亦非宮商角徵共相管攝此則事不稽古義理乖僻者也敘祿命曰謹案史記宋忠賈誼譏司馬季主云夫卜筮者高人祿命以悅人心矯言禍福以盡人財又案王充論衡云見骨體

而知命祿覩命祿而知骨體此即祿命之書行之久矣多言或中人乃信之今更研尋本非實錄但以積善餘慶不假建祿之吉積惡餘殃豈由刼殺之災皇天無親常與善人禍福之應其猶影響故有夏多罪天命剿絶宋景修德妖孛夜移學也祿在豈待生當建學文王勤憂損壽不關月值空亡長平坑卒未聞共犯三刑南陽貴士何必俱當六合歷陽成湖非獨河魁之上蜀郡炎燎豈由災厄之下今時亦有同年同祿而貴賤懸殊共

命共胎而夭壽更異案春秋魯桓公六年七月魯莊公
生今檢長歷莊公生當乙亥之歲建申之月以此推之
莊公乃當祿之空亡依祿命書法合貧賤又犯勾絞六
害背驛馬三刑當此三者並無官爵火命七月生當病
鄉爲人尩弱身合矬陋今案齊詩譏莊公猗嗟昌兮頎
而長兮美目揚兮巧趨蹌兮唯有向命一條法當長命
依檢春秋莊公薨時計年四十五矣此則祿命不驗一
也又案史記秦昭襄王四十八年始皇帝生宋忠注云

因正月生乃名政依檢昭王四十八年歲在壬寅此年正月生者命皆背禄法無官爵假得禄合奴婢尚少始皇又當破驛馬三刑身剋驛馬法當望官不到金命正月生當絶下為人無始有終老而彌吉今檢史記始皇乃是有始無終老更彌凶唯建命生法合長壽計其崩時不過五十禄命不驗二也又漢武故事武帝以乙酉之歲七月七日平旦時生亦當禄空亡下法無官爵雖向驛馬尚隔四辰依禄命法少無官榮老而方盛今檢

漢書武帝即位年始十六末年已後户口減半祿命不驗三也又按後魏書云孝文皇帝皇興元年八月生今按長歷其年歲在丁未以此推之孝文皇帝背祿命并驛馬三刑身剋驛馬依祿命書法無官爵命當父死中生法當生不見父今檢魏書孝文皇帝身受其父顯祖之禪禮云嗣子位定於初喪踰年之後方始正號是以天子無父事三老也孝文受禪異於常禮躬率天下以事其親而祿命云不合識父祿命不驗四也又按沈約

宋書云宋高祖癸亥歲三月上依此而推祿之與命並當空亡依祿命書法無官爵又當子墓中生唯宜嫡子假有次子法當早卒今檢宋書高祖長子先被篡弑次子義隆享國多年高祖又當祖祿下生法得嫡孫財祿今檢宋書其孫劉劭劉濬並為篡逆幾失宗祧祿命不驗五也敘葬書曰易曰古之葬者衣之以薪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禮云葬者藏也欲使人不得見之然孝經云卜其宅兆而安厝

之以其顧復事畢長為感慕之所宅穸禮終永作魂神之宅朝市遷變不得豫測於將來泉石交侵不可先知於地下是以謀及龜筮庶無後艱斯乃備於慎終之禮曽無吉凶之義暨乎近代以來加之陰陽葬法或選年月便利或量墓田遠近一事失所禍及死生巫者利其貨賄莫不擅加妨害遂使葬書一術乃有百二十家各說吉凶拘而多忌且天覆地載乾坤之理備焉一剛一柔消息之義詳矣或成於晝夜之道感於男女之化三

先運於上四氣通於下斯乃陰陽之大經不可失之於斯須也至於喪葬之吉凶乃附此爲妖妄傳云王者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經時而葬士及庶人逾月而已此則貴賤不同禮亦異數欲使同盟同軌赴弔有期量事制宜遂爲常式法既一定不得違之故先期而葬謂之不懷後期而不葬譏之殆禮此則葬有定期不擇年月一也春秋又云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至於戊午襄事禮經善之禮記云卜葬先

遠日者善選月終之日所以避不懷也今檢葬書以己
亥之日用葬最凶謹案春秋之際此日葬者凡有二十
餘件此則葬不擇日二也禮記又云周尚赤大事用平
旦殷尚白大事用日中夏尚黑大事用昏時鄭玄注云
大事者何謂喪葬也此則直取當代所尚不擇時之早
晚春秋云鄭卿子產及子太叔葬鄭簡公於時司墓大
夫室當葬路若壞其室即平旦而窆不壞其室即日中
而窆子產不欲壞室欲待日中子大叔云若至日中而

窆恐久勞諸侯大夫來會葬者然子產既云博物君子
太叔乃為諸侯之選國之大事無過喪葬必是義有吉
凶斯等豈得不用今乃不問時之得失唯論人事可否
曾子問云葬逢日蝕捨於路左待明而行所以備非常
也若依葬書多用乾艮二時並是近半夜此即文與禮
違今檢禮傳葬不擇時三也葬書云富貴官品皆由安
葬所致年命延促亦曰墳壠所招然今按孝經云立身
行道則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

何以守位曰仁是以日慎一日則澤及於無疆苟德不
建則人而無後此則非由安葬吉凶而論福祚延促臧
孫有後於魯不關葬得吉日若敖絶祀於荆不由遷厝
失所此則安葬吉凶不可信用其義四也今之喪葬吉
凶皆依五姓便利古之葬者並在國都之北域兆既有
常所何取姓墓之義趙氏之葬並在九原漢之山陵散
在諸處上利下利蔑爾不論大墓小墓其義安在及其
子孫富貴不絶或與三代同風或分六國而王此則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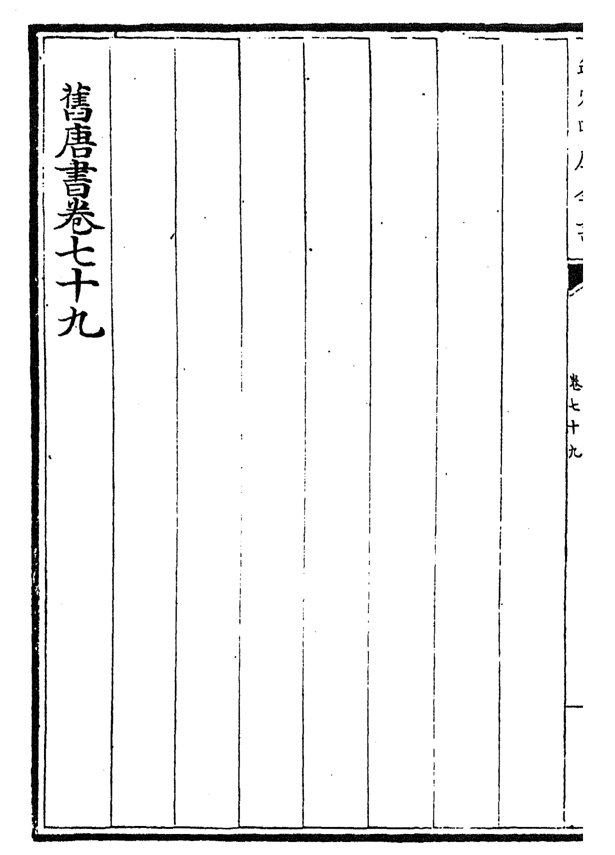
姓之義大無稽古吉凶之理何從而生其義五也且人臣名位進退何常亦有初賤而後貴亦有始泰而終否是以子文三已令尹展禽三黜士師卜葬一定更不迴改冢墓既成曽不革易則何因名位無時暫安故知官爵弘之在人不由安葬所致其義六也野俗無識皆信葬書巫者詐其吉凶愚人因而徼幸遂使擗踊之際擇葬地而希官品荼毒之秋選葬時以規財禄或云辰日不宜哭泣遂睆爾而對賔客受弔或云同屬忌於臨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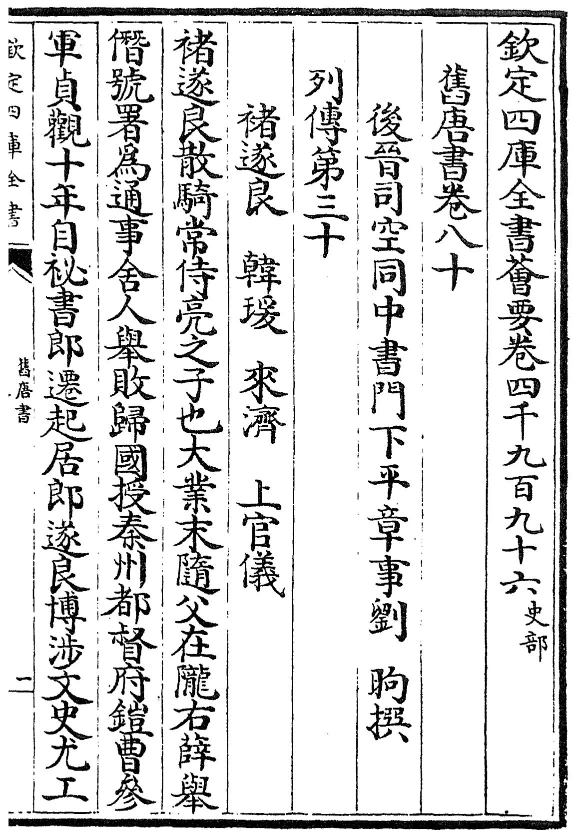
乃吉服不送其親聖人設教豈其然也葬書敗俗一至於斯其義七也太宗又令才造方域圖及教飛騎戰陣圖皆稱旨擢授太常丞永徽初預修文思博要及姓氏錄顯慶中高宗以琴曲古有白雪近代頓絶使太常增修舊曲才上言曰臣按禮記及家語云舜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是知琴操曲弄皆合於歌又張華博物志云白雪是天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曲名又楚大夫宋玉對襄王云有客於郢中歌陽春白雪國中和者數十

人是知白雪琴曲本宜合歌以其調高人和遂寡自宋玉已來迄今千祀未有能歌白雪曲者臣今準勅依琴中舊曲定其宫商然後教習並合於歌輒以御製雪詩爲白雪歌詞又案古今樂府奏正曲之後皆别有送聲君唱臣和事彰前史今取太尉長孫無忌僕射于志寧侍中許敬宗等奉和雪詩以爲送聲合十六節今悉教訖並皆合韻高宗大悅更作白雪歌詞十六首付太常編於樂府時右監門長史蘇敬上言陶弘景所撰本草

事多舛謬詔中書令許敬宗與才及李淳風禮部郎中孔志約并諸名醫增損舊本仍令司空李勣總監定之并圖合成五十四卷大行於代才龍朔中爲太子司更大夫麟德二年卒著隋記二十卷行於時子方縠七歲能誦周易毛詩太宗聞其幼敏召見甚奇之賜以縑帛後爲右衞鎧曹參軍毋終哀慟過禮竟以毀卒布車載喪隨轜車而葬友人郎餘令以白粥玄酒生芻一束於路隅奠祭甚爲時人之所哀惜

史臣曰孝孫定音律仁均正歷數淳風候象緯呂才推
陰陽訂於其倫咸以爲裨梓京管之流也然旋宫三代
之法秦火籍煬歷代缺其正音而云孝孫復始大可歎
也淳風精於術數能知女主革命而不知其人則所未
喻矣呂才毁拘忌之曲學皆有經據不亦賢乎古人所
以存而不議盖有意焉
賛曰祖傳淳才彰往考來裁筠嶰谷運箸清臺推迎斡
運圖寫昭回重黎之後諸子賢哉


舊唐書卷七十九



舊唐書卷八十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三十

褚遂良　韓瑗　來濟　上官儀

褚遂良散騎常侍亮之子也大業末隨父在隴右薛舉僭號署爲通事舍人舉敗歸國授秦州都督府鎧曹參軍貞觀十年自祕書郎遷起居郎遂良博涉文史尤工

隷書父友歐陽詢甚重之太宗嘗謂侍中魏徵曰虞世
南死後無人可以論書徵曰褚遂良下筆遒勁甚得王
逸少體太宗即日召令侍書太宗嘗出御府金帛購求
王羲之書迹天下爭齎古書詣闕以獻當時莫能辯其
真偽遂良備論所出一無舛誤十五年詔有事太山先
幸洛陽有星孛于太微犯郎位遂良言於太宗曰陛下
撥亂反正功超前烈將告成東嶽天下幸甚而行至洛
陽彗星輒見此或有所未允合者也且漢武優柔數年

始行岱禮臣愚伏願詳擇太宗深然之下詔罷封禪之事其年遷諫議大夫兼知起居事太宗嘗問卿知起居記錄何事大抵人君得觀之否遂良對曰今之起居古左右史書人君言事且記善惡以爲鑒誡庶幾人主不爲非法不聞帝王躬自觀史太宗曰朕有不善卿必記之耶遂良曰守道不如守官臣職當載筆君舉必記黄門侍郎劉洎曰設令遂良不記天下亦記之矣太宗以爲然時魏王爲太宗所愛禮秩如嫡其年太宗問侍臣

曰當今國家何事最急中書侍郎岑文本曰傳稱導之以德齊之以禮由斯而言禮義爲急遂良進曰當今四方仰德誰敢爲非但太子諸王須有定分陛下宜爲萬代法以遺子孫太宗曰此言是也朕年將五十已覺衰怠既以長子守器東宮弟及庶子數將五十心常憂慮頗在此耳但古嫡庶無良何嘗不傾敗國家公等爲朕搜訪賢德以傳儲宮爰及諸王咸求正士且事人歲久即分義情深非意窺窬多由此作於是限王府官僚不

得過四考七年太宗問遂良曰舜造漆器禹雕其俎當時諫舜禹者十餘人食器之間苦諫何也遂良對曰雕琢害農事纂組傷女工首創奢淫危亡之漸漆器不已必金爲之金器不已必玉爲之所以諍臣必諫其漸及其滿盈無所復諫太宗以爲然因曰夫爲人君不憂萬姓而事奢淫危亡之機可反掌而待也時皇子年幼者多任都督刺史遂良上疏曰昔兩漢以郡國理人除郡以外分立諸子割土分疆雜用周制皇唐州縣粗依秦

法皇子幼年或授刺史陛下豈不以王之骨肉鎮扞四方此之造制道髙前烈如臣愚見有小未盡何者刺史郡帥民仰以安得一善人部内蘇息遇一不善合州勞弊是以人君愛恤百姓常為擇賢或稱河潤九里京師蒙福或人興歌詠生為立祠漢宣帝云與我共理者惟良二千石如臣愚見陛下兒子内年齒尚幼未堪臨人者且留京師教以經學一則畏天之威不敢犯禁二則觀見朝儀自然成立因此積習自知為人審堪臨州然

後遣出臣謹按漢明章和三帝能友愛于弟自兹已降取爲準的封立諸王雖各有國土年尚幼小者召留京師訓以禮法垂以恩惠訖三帝世諸王數十百人唯二王稍惡自餘飡和染教皆爲善人則前事已驗惟陛下詳察太宗深納之其年太子承乾以罪廢魏王泰入侍太宗面許立爲太子因謂侍臣曰昨青雀自投我懷云臣今日始得與陛下爲子更生之日也臣唯有一子臣百年之後當爲陛下殺之傳國晉王父子之道故當天

性我見其如此甚憐之遂良進曰陛下失言伏願審思無令錯誤也安有陛下百年之後魏王執權為天下之主而能殺其愛子傳國於晉王者乎陛下昔立承乾為太子而復寵愛魏王禮數或有踰於承乾者良由嫡庶不分所以至此殷鑒不遠足為龜鏡陛下今日既立魏王伏願陛下別安置晉王始得安全耳太宗涕泗交下曰我不能即日召長孫無忌房玄齡李勣與遂良等定策立晉王為皇太子時頻有飛雉集於宮殿之內太宗

問羣臣曰是何祥也對曰昔秦文公時有童子化爲雉雌者鳴於陳倉雄者鳴於南陽童子曰得雄者王得雌者霸文公遂以爲寶雞後漢光武得雄遂起南陽而有四海陛下舊封秦王故雄雉見於秦地此所以彰表明德也太宗悅曰立身之道不可無學遂良博識深可重也尋授太子賓客時薛延陁遣使請婚太宗許以女妻之納其財聘既而不與遂良上疏曰臣聞信爲國本百姓所歸是以文王許枯骨而不違仲尼寧去食而存信

延陁曩歲廼二俟斤耳值神兵北指盪平沙塞狼山瀚海萬里蕭條陛下兵加諸外而恩起於内以爲餘寇奔波須立酋長璽書鼓纛立爲可汗其懷恩光仰天無極而餘方戎狄莫不聞知以共沐和風同飡恩信頃者頻年遣使請婚大國陛下復降鴻私許其姻媾於是報吐蕃告思摩示中國五尺童子人皆知之於是御幸北門受其獻食于時百寮端笏戎夷左袵虔奉歡宴皆承德音口歌手舞樂以終日百官會畢亦各有言咸以爲陛

下欲得百姓安寧不欲邊境交戰遂不惜一女而妻可汗預在含生所以感德今一朝生進退之意有改悔之心臣爲國家惜茲聲聽君子不失色於物不失口於人晉文公圍原命三日糧原不降命去之諜出曰原將降矣軍吏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陛下慮生意表信在言前今者臨事忽然乖殊所惜尤少所失滋多情既不通方生嫌隙一方所以相畏忌邊境不得無風塵西州朔方能無勞擾彼胡以

主被欺而心怨此士以此無信而懷慚不可以訓戎兵不可以勵軍事伏惟陛下以聖德神功廓清四表自君臨天下十有七載以仁恩而結庶類以信義而撫戎夷莫不欣然負之無力其見在之人皆思報厚德其所生胤嗣亦望報陛下子孫今者得一公主配之以成陛下之信有始有卒其唯聖人乎且又龍沙以北部落無算中國擊之終不能盡亦由可北敗芮芮興突厥亡延陁盛時以古人虛外實內懷之以德爲惡在夷不在華失

信在彼不在此伏惟陛下聖德無涯威靈遠震遂平高昌破吐渾立延陁滅頡利輕刑薄賦庶事無壅菽粟豐賤祥符累臻此則堯舜禹湯不及陛下遠矣伏願旁垂愷悌廣慈含育而常暄絶域有意遠藩非偃伯興文之道非止戈爲武之義臣以庸暗忝居左右敢獻瞽言不勝戰懼時太宗欲親征高麗顧謂侍臣曰高麗莫離支賊殺其王虐用其人夫出師弔伐當乘機便今因其弑虐誅之甚易遂良對曰陛下兵機神算人莫能知昔隋

末亂離手平寇亂及北狄侵邊西蕃失禮陛下欲命將
擊之羣臣莫不苦諫陛下獨斷進討卒並誅夷海內之
人徼外之國畏威懾伏爲此舉也今陛下將興師遼東
臣意熒惑何者陛下神武不比前代人君兵既渡遼指
期剋捷萬一差跌無以威示遠方若再發忿兵則安危
難測太宗深然之兵部尚書李勣曰近者延陁犯邊陛
下必欲追擊此時陛下取魏徵之言遂失機會若如聖
策延陁無一人生還可五十年間疆埸無事帝曰誠如

卿言由魏徵誤計耳朕不欲以一計不當而尤之後有
良算安肯失謀繇是從勣之言經畫渡遼之師遂良以
太宗銳意三韓懼其遺悔翌日上疏諫曰臣聞有國家
者譬諸身兩京等於心腹四境方乎手足他方絕域若
在身外臣近於坐下伏奉口勑布語臣下云自欲伐遼
臣數夜思量不達其理高麗王為陛下之所立莫離支
輒殺其主陛下討逆收地斯實乘機關東賴陛下德澤
久無征戰但命二三勇將發兵四五萬飛石輕梯取如

迴掌大聖人有作必履常規貴能剋平兇亂駕馭才傑
惟陛下弘兩儀之道扇三五之風提厲人物皆思効命
昔侯君集李靖所謂庸夫猶能掃萬里之高昌平千載
之突厥皆是陛下發蹤指示聲歸聖明臣旁求史籍訖
乎近代爲人之主無自伐遼人臣往征則有之矣漢朝
則荀彘楊僕魏代則毋丘儉王頎司馬懿猶爲人臣慕
容眞僭號之子皆爲其主長驅髙麗虜其人民削平城
壘陛下立功同於天地美化包於古昔自當超邁於百

王豈止俯同於六子陛下昔翦平寇逆大有爪牙年齒
未衰猶堪任用匪唯陛下之所使亦何行而不克方今
太子新立年實幼少自餘藩屏陛下所知今一旦棄金
湯之全渡遼海之外臣忽三思煩愁並集大魚依於巨
海神龍據於川泉此謂人君不可輕而遠也且以長遼
之左或遇霖淫水潦騰波平地數尺夫帶方玄菟海途
深渺非萬乘所宜行踐東京太原謂之中地東攜可以
爲聲勢西指足以摧延陁其於西京逕路非遠爲其節

度以設軍謀繫莫離支頸獻皇家之廟此實處安全之上計社稷之根本特乞天慈一垂省察太宗不納十八年拜黄門侍郎參綜朝政高麗莫離支遣使貢白金遂良言於太宗曰莫離支虐弑其主九夷所不容陛下以之興兵將事弔伐為遼山之人報主辱之恥古者討弑君之賊不受其賂昔宋督遺魯君以郜鼎桓公受之於太廟臧哀伯諫曰君人者昭德塞違今滅德立違而寘其賂器於太廟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武王克商遷九

鼎於洛邑義士猶或非之而况將昭違亂之賂器寘諸
太廟其若之何夫春秋之書百王取法若受不臣之筐
篚納弑逆之朝貢不以爲愆何所致伐臣謂莫離支所
獻自不得受太宗納馬以其使屬吏太宗旣滅高昌每
歲調發千餘人防遏其地遂良上疏曰臣聞古者哲后
必先事華夏而後夷狄務廣德化不事遐荒是以周宣
薄伐至境而止始皇遠塞中國分離漢武負文景之聚
財翫士馬之餘力始通西域初置校尉軍旅連出將三

十年復得天馬於宛城採蒲萄於安息而海内虛竭生人失所租及六畜算至舟車因之凶年盜賊並起搜粟都尉桑弘羊復希主意遣士卒遠田輪臺築城以威西域帝翻然追悔情發於中棄輪臺之野下哀痛之詔人神感悅海内乃康向使武帝復用弘羊之言天下生靈皆盡之矣是以光武中興不踰葱嶺孝章即位都護來歸陛下誅滅高昌威加西域收其鯨鯢以爲州縣然則王師初發之歲河西供役之年飛芻輓粟十室九空數

郡蕭然五年不復陛下歲遣千餘人遠事屯戍終年離
別萬里思歸去者資裝自須營辦旣賣菽粟傾其機杼
經途死亡復在其外兼遣罪人增其防遏彼罪人者生
於販肆終朝惰業犯禁違公止能擾於邊城實無益於
行陣所遣之内復有逃亡官司捕捉爲國生事高昌途
路沙磧千里冬風冰冽夏風如焚行人去來遇之多死
易云安不忘危理不忘亂設令張掖塵飛酒泉烽舉陛
下豈能得高昌一人菽粟而及事乎終須發隴右諸州

星馳電擊由斯而言此河西者方於心腹彼高昌者他人手足豈得靡費中華以事無用書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其此之謂乎陛下道映先天威行無外平頡利於沙塞滅吐渾於西海突厥餘落爲立可汗吐渾遺甿更樹君長復立高昌非無前例此所謂有罪而誅之既伏而立之四海百蠻誰不聞見蠕動懷生畏威慕德宜擇高昌可立者立之徵給首領遣還本國負戴洪恩長爲藩翰中國不擾既富且寧傳之子孫以貽永世二十年太

宗於寢殿側别置一院令太子居絶不令往東宫遂良復上疏諫曰臣聞周世問安三至必退漢儲視膳五日乃來前賢作法規模弘遠禮曰男子十年出就外傅出宿於外學書計也然則古之達者豈無慈心減茲私愛欲使成立凡人尚猶如此況君之世子乎自當春誦夏絃親近師傅體人間之庶事適君臣之大道使翹足延首皆聆善聲若獻歳之有陽春玄天之有日月弘此懿德乃作元良伏惟陛下道育三才功包九有親樹太子

莫不欣欣既云廢皆立明須稱天地瞻望而教成之道實深乖闕不離膝下常居宮內保傅之說無暢經籍之談茂如且朋友不可以深交深交必有怨父子不可以滯愛滯愛或生愁伏願遠覽殷周近遵漢魏不可頓革事須階漸嘗計旬日半遣還宮專學藝以潤身布芳聲於天下則微臣雖死猶曰生年太宗從之遂良前後諫奏及陳便宜書數十上多見採納其年加銀青光祿大夫二十一年以本官檢校大理卿尋丁父憂解明年起

復舊職俄拜中書令二十三年太宗寢疾召遂良及長孫無忌入卧内謂之曰卿等忠烈簡在朕心昔漢武寄霍光劉備託葛亮朕之後事一以委卿太子仁孝卿之所悉必須盡誠輔佐永保宗社又顧謂太子曰無忌遂良在國家之事汝無憂矣仍命遂良草詔高宗即位賜爵河南縣公永徽元年進封郡公尋坐事出爲同州刺史三年徵拜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監修國史加光禄大夫其月又兼太子賓客四年代張行成爲尚書

右僕射依舊知政事六年高宗將廢皇后王氏立昭儀武氏為皇后召太尉長孫無忌司空李勣尚書左僕射于志寧及遂良以籌其事將入遂良謂無忌等曰上意欲廢中宮必議其事遂良今欲陳諫衆意如何無忌曰明公必須極言無忌請繼焉及入高宗難於發言再三顧謂無忌曰莫大之罪絶嗣爲甚皇后無胤息昭儀有子今欲立爲皇后公等以爲何如遂良曰皇后出自名家先朝所娶伏事先帝無愆婦德先帝不豫執陛下手

以語臣曰我好兒好婦今將付卿陛下親承德音言猶在耳皇后自此未聞有愆恐不可廢臣今不敢曲從上違先帝之命特願再三思審愚臣上忤聖顏罪合萬死但願不負先朝厚恩何顧性命遂良致笏於殿陛曰還陛下此笏仍解巾叩頭流血帝大怒令引出長孫無忌曰遂良受先朝顧命有罪不加刑翌日帝謂李勣曰冊立武昭儀之事遂良固執不從遂良既是受顧命大臣事若不可當且止也勣對曰此乃陛下家事不合問外

人帝乃立昭儀爲皇后左遷遂良潭州都督顯慶二年轉桂州都督未幾又貶爲愛州刺史明年卒官年六十三遂良卒後二歲餘許敬宗李義府奏言長孫無忌所構逆謀並遂良扇動乃追削官爵子孫配流愛州弘道元年二月高宗遺詔放還本郡神龍元年則天遺制復遂良及韓瑗爵位

韓瑗雍州三原人也祖紹隋太僕少卿父仲良武德初爲大理少卿受詔與郎楚之等掌定律令仲良言於高

祖曰周代之律其屬三千秦法已來約爲五百若遠依
周制繁紊更多且官吏至公自當奉法苟若徇己豈顧
刑名請崇寬簡以允惟新之望高祖然之於是採定開
皇律行之時以爲便貞觀中位至刑部尚書秦州都督
府長史賴川縣公瑗少有節操博學有吏才貞觀中累
至兵部侍郎襲父賴川公永徽三年拜黄門侍郎四年
與中書侍郎來濟皆同中書門下三品監修國史五年
加銀青光祿大夫六年遷侍中其年兼太子賓客時高

宗欲廢王皇后瑗涕泣諫曰皇后是陛下在藩府時先帝所娶今無愆過欲行廢黜四海之士誰不惕然且國家屢有廢立非長久之術願陛下為社稷大計無以臣愚不垂採察帝不納明日瑗又諫悲泣不能自勝帝大怒促令引出尋而尚書左僕射褚遂良以忤旨左授潭州都督瑗復上疏理之曰古之聖王立諫鼓設謗木冀欲聞逆耳之言甘苦口之議發揚大化裨益洪猷垂令譽於將來播休聲於不朽者也伏見詔書以褚遂良為

潭州都督臣夙夜思之用增感激臣識慚知遠業謝通經載撫愚情誠爲未可遂良運偶昇平道昭前烈束髮從宦方淹累稔趨侍陛下倐歷歲年不聞涓滴之德常覩勤勞之効竭忠誠於早歲罄直道於兹年體國忘家捐身徇物風霜其操鐵石其心誠可重於皇明詎專方於曩昔且先帝納之於帷幄寄之以心膂德逾水石義冠舟車公家之利言無不可及纏悲四海遏密八音竭忠國家親承顧託一德無二千古懔然此不待臣言陛

下備知之矣臣嘗有此心未敢聞奏且萬姓失業旰食忘勞一物不安納隍軫慮在於微細寧得過差況社稷之舊臣陛下之賢佐無聞罪狀斥去朝廷内外甿黎咸嗟舉措觀其近日言事披誠懇切詎肯後陛下之德異於堯舜懼陛下之過塵於史冊而乃深遭厚謗重負醜言可以痛志士之心損陛下之明也臣聞晉武弘裕不貽劉毅之誅漢祖深仁無恚周昌之直而遂良被遷已經寒暑違忤陛下其罰塞焉伏願緬鑒無辜稍寛非罪

俯矜微欵以順人情疏奏帝謂瑗曰遂良之情朕亦知之矣然其悖戾犯上以此責之朕豈有過卿言何若是之深也瑗對曰遂良可謂社稷忠臣臣恐以諛佞之輩蒼蠅點白損陷忠貞昔微子去之而殷國以亡張華不死而綱紀不亂國之欲謝善人其衰今陛下富有四海八紘清泰忽驅逐舊臣而不垂省察乎伏願違彼覆車以收往過垂勸誡於事君則羣生幸甚帝竟不納瑗以言不見用憂憤上表請歸田里詔不許顯慶二年許敬

宗李義府希皇后之旨誣奏瑗與褚遂良潛謀不軌以桂州用武之地故授遂良桂州刺史實以爲外援於是更貶遂良爲愛州刺史左授瑗振州刺史四年卒官年五十四明年長孫無忌死敬宗等又奏瑗與無忌通謀遣使殺之及使至瑗已死更發棺驗屍而還籍没其家孫配徙嶺表神龍元年則天遺制令復其官爵

來濟揚州江都人隋左翊衛大將軍榮國公護子也字文化及之難闔門遇害濟幼逢家難流離艱險而篤志

好學有文詞善談論尤曉時務舉進士貞觀中累轉通事舍人太子承乾之敗太宗謂侍臣曰欲何以處承乾羣臣莫敢對濟進曰陛下上不失作慈父下得盡天年即爲善矣帝納其言俄除考功員外郎十八年初置太子司議郎妙選人望遂以濟爲之仍兼崇賢館直學士尋遷中書舍人與令狐德棻等撰晉書永徽二年拜中書侍郎兼弘文館學士監修國史四年同中書門下三品五年加銀青光祿大夫以修國史功封南陽縣男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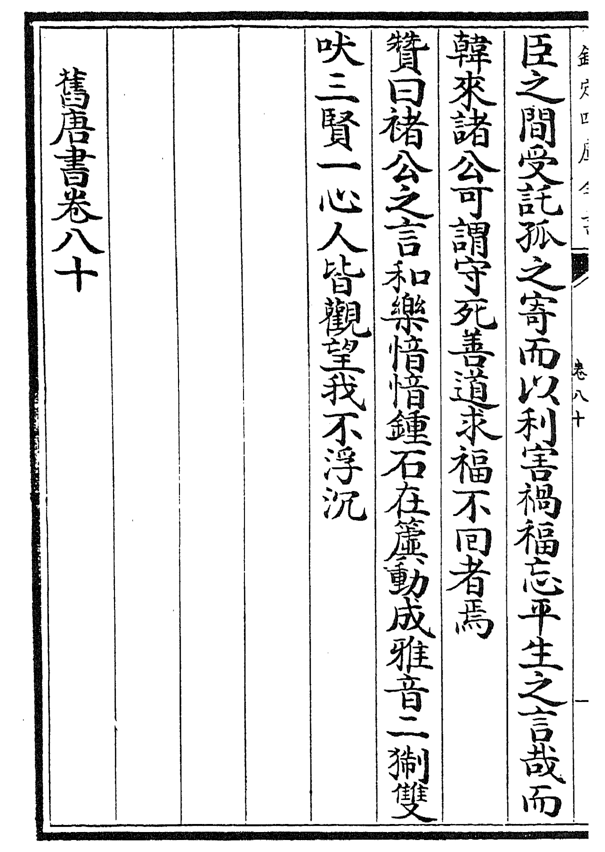
物七百段六年遷中書令檢校吏部尚書時高宗欲立
昭儀武氏爲宸妃濟密表諫曰宸妃古無此號事將不
可武皇后既立濟等懼不自安后乃抗表稱濟忠公請
加賞慰而心實惡之顯慶元年兼太子賓客進爵爲侯
中書令如故二年又兼太子詹事尋而許敬宗等奏濟
與褚遂良朋黨構扇左授台州刺史五年徙庭州刺史
龍朔二年突厥入寇濟總兵拒之謂其衆曰吾嘗挂刑
網蒙赦性命當以身塞責特報國恩遂不釋甲胄赴賊

没於陣時年五十三贈楚州刺史給靈轝遞還鄉有文集三十卷行於代濟兄亘有學行與濟齊名上元中官至黄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

上官儀本陝州陝人也父弘隋江都宫副監因家于江都大業末弘爲將軍陳稜所殺儀時幼藏匿獲免因私度爲沙門遊情釋典尤精三論兼涉獵經史善屬文貞觀初楊仁恭爲都督深禮待之舉進士太宗聞其名召授弘文館直學士累遷祕書郎時太宗雅好屬文每遣

儀視草又多令繼和凡有宴集儀嘗預焉俄又預撰晉書成轉起居郎加級賜帛高宗嗣位遷秘書少監龍朔二年加銀青光祿大夫西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兼弘文館學士如故本以詞彩自達工於五言詩好以綺錯婉媚為本儀既貴顯故當時多有斆其體者時人謂為上官體儀頗恃才任勢故為當代所嫉麟德元年宦者王伏勝與梁王忠抵罪許敬宗乃構儀與忠通謀遂下獄而死家口籍沒子庭芝歷位周王府屬與儀俱被殺

庭芝有女中宗時爲昭容每侍帝草制誥以故追贈儀
爲中書令秦州都督楚國公庭芝黄門侍郎岐州刺史
天水郡公仍令以禮改葬
史臣曰褚河南上書言事亹亹有經世遠略魏徵王珪
之後骨鯁風彩落落負王佐器者殆難其人名臣事業
河南有焉昔齊人饋樂而仲尼去戎王溺妓而由余奔
婦人之言聖哲懼罹其禍況二佞據衡軸之地爲正人
之魑魅乎古之志士仁人一言相期死不之悔況於君



臣之間受託孤之寄而以利害禍福忘平生之言哉而

韓來諸公可謂守死善道求福不回者焉

贊曰褚公之言和樂愔愔鍾石在簴動成雅音二猘雙

吠三賢一心人皆觀望我不浮沉

舊唐書卷八十

謹案卷七十九第二頁後二行周齊舊樂刋本周

訛用據通考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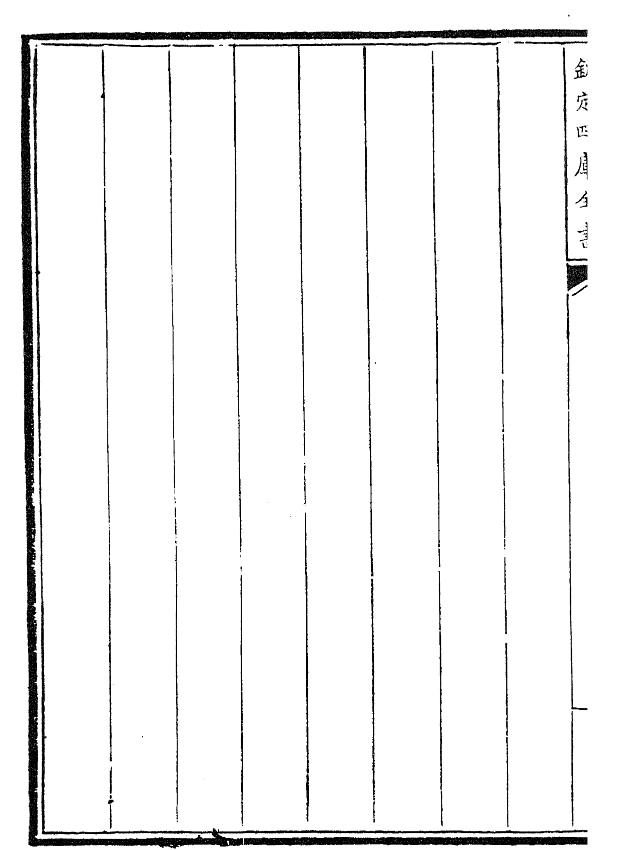
第十七頁前八行秦昭襄王四十八年始皇帝生

後一行昭王四十八年歲在壬寅刋本昭襄王

訛莊襄王昭王訛襄王據史記改

卷八十第六頁後七行芮芮刋本訛蒳蒳據南齊

書梁書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編修臣朱　攸

謄録監生臣周學湝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舊唐書卷八十一至八十三

詳校官内閣侍讀臣孫　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九百九十七 史部

舊唐書卷八十一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眴撰

列傳第三十一

崔敦禮　盧承慶　劉祥道　李敬玄

李義琰　孫處約　樂彥瑋　趙仁本

崔敦禮雍州咸陽人隋禮部尚書仲方孫也其先本居

博陵世為山東著姓魏末徙關中敦禮本名元禮高祖

改名焉頗涉文史重節義嘗慕蘇子卿之爲人武德中拜通事舍人九年太宗使敦禮往幽州召廬江王瑗瑗舉兵反執敦禮問京師之事敦禮竟無異詞太宗聞而壯之遷左衛郎將賜以良馬及黄金雜物貞觀元年擢拜中書舍人遷兵部侍郎頻使突厥累轉靈州都督二十年徵爲兵部尚書又奉詔安撫迴紇鐵勒部落時延陁寇邊敦禮與英國公李勣擊破之又有瀚海都督迴紇吐迷度爲其下所殺詔敦禮往就部落綏輯之因立

其嗣子而還敦禮深識蕃情凡所奏請事多允會永徽
四年代髙季輔爲侍中累封固安縣公仍修國史六年
加光禄大夫代柳奭爲中書令尋又兼檢校太子詹事
敦禮以老疾屢陳乞請退顯慶元年拜太子少師仍同
中書門下三品勅召其子定襄都督府司馬餘慶使侍
其疾尋卒年六十餘髙宗舉哀於東雲龍門賜東園祕
器贈開府儀同三司并州大都督陪葬昭陵賻絹布八
百段米粟八百碩謚曰昭子餘慶官至兵部尚書敦禮

孫貞慎神龍初爲兵部侍郎

盧承慶幽州范陽人隋武陽太守思道孫也父赤松大業末爲河東令與高祖有舊聞義師至霍邑棄縣迎接拜行臺兵部郎中武德中累轉率更令封范陽郡公尋卒承慶美風儀博學有才幹少襲父爵貞觀初爲秦州都督府户曹參軍因奏河西軍事太宗奇其明辯擢拜考功員外郎累遷民部侍郎太宗嘗問歷代户口多少之數承慶叙夏殷以後迄于周隋皆有依據太宗嗟賞

久之尋令兼檢校兵部侍郎仍知五品選事承慶辭曰

選事職在尚書臣今掌之便是越局太宗不許曰朕今

信卿卿何不自信也俄歷雍州别駕尚書左丞永徽初

爲褚遂良所構出爲益州大都督府長史遂良俄又求

索承慶在雍州舊事奏之由是左遷簡州司馬歲餘轉

洪州長史會高宗將幸汝州之温湯擢承慶爲汝州刺

史入爲光禄卿顯慶四年代杜正倫爲度支尚書仍同

中書門下三品尋坐度支失所出爲潤州刺史再遷雍

州長史加銀青光祿大夫總章二年代李乾祐爲刑部尚書以年老請致仕許之仍加金紫光祿大夫三年病卒年七十六臨終誡其子曰死生至理亦猶朝之有暮吾終斂以常服晦朔常饌不用牲牢墳高可認不須廣大事辦即葬不須卜擇墓中器物瓷漆而已有棺無槨務在簡要碑誌但記官號年代不須廣事文飾贈幽州都督謚曰定弟承業亦有學識貞觀末官至雍州長史檢校尚書左丞兄弟相次居此任時人榮之俄坐承慶

事左遷忠州刺史顯慶初復爲雍州長史前後皆有能
名三遷左肅機兼掌司列選事賜爵魏縣子總章中卒
於揚州大都督府長史贈洺州刺史諡曰簡承業弟承
泰齊州長史承泰子齊卿長安初爲雍州錄事參軍時
則天令雍州長史薛季旭擇寮吏堪爲御史者季旭以
聞齊卿薦長安尉盧懷愼李休光萬年尉李乂崔湜咸
陽丞倪若水盩厔尉田崇辟新豐尉崔日用後皆至大
官齊卿開元初爲豳州刺史時張守珪爲果毅齊卿禮

接之謂曰十年内當知節度果如其言時人謂齊卿有人倫之鑒齊卿好酒飲至斗餘不亂寛厚可親士友以此善之累遷太子詹事封廣陽縣公尋卒承慶弟孫藏用别有傳

劉祥道魏州觀城人也父林甫武德初爲内史舍人時兵機繁速庶事草創髙祖委林甫專典其事以才幹見稱尋詔與中書令蕭瑀等撰定律令林甫因著律議萬餘言久之擢拜中書侍郎賜爵樂平男貞觀初再遷吏

部侍郎初隋代赴選者以十一月爲始至春即停選限既促選司多不究悉時選人漸衆林甫奏請四時聽選隨到注擬當時甚以爲便時天下初定州府及詔使多有赤牒授官至是停省盡來赴集將萬餘人林甫隨才銓擢咸得其宜時人以林甫典選比隋之高孝基三年病卒臨終上表薦賢太宗甚嘉悼之賜絹二百五十疋祥道少襲父爵永徽初歷中書舍人御史中丞吏部侍郎顯慶二年遷黄門侍郎仍知吏部選事祥道以銓綜

之術猶有所闕乃上疏陳其得失其一曰今之選司取士傷多且濫每年入流數過一千四百傷多也雜色入流不加銓簡是傷濫也經明行修之士猶或罕有正人多取胥徒之流豈能皆有德行即知其犨務者善人少而惡人多有國以來已四十載尚未刑措豈不由此乎但服膺先王之道者奏第然始付選趨走几案之間者不簡便加禄秩稽古之業雖則難知斗筲之材何其易進其雜色應入流人望令曹司試判訖簡爲四等奏聞

第一等付吏部第二等付兵部次付主爵次付司勳其行署等私犯公坐情狀可責者雖經赦降亦量配三司不經赦降者放還本貫冀入流不濫官無冗雜且令胥徒之輩漸知勸勉其二曰古之選者爲官擇人不聞取人多而官員少今官員有數入流無限以有數供無限遂令九流繁總人隨歲積謹約准所須人量支年別入流者今內外文武官一品以下九品已上一萬三千四百六十五員畧舉大數當一萬四千人壯室而仕耳順

而退取其中數不過支三十年此則一萬四千人三十年而畧盡若年别入流者五百人經三十年便得一萬五千人定須者一萬三千四百六十五人足充所須之數況三十年之外在官者猶多此便有餘不慮其少今年常入流者遂逾一千四百計應須數外其餘兩倍又常選放還者仍停六七千人更復年别新加實非處置之法其三曰儒爲教化之本學者之宗儒教不興風俗將替今庠序遍於四海儒生溢於三學誘掖之方理實

爲備而獎進之道事或未周但永徽已來于今八載在
官者以善政粗聞論事者以一言可採莫不光被綸音
超升不次而儒生未聞恩及臣故以爲獎進之道未周
其四曰國家富有四海已四十年百姓官寮未有秀才
之舉豈今人之不如昔人將薦賢之道未至寧可方稱
多士遂閒斯人望六品已下爰及山谷特降綸音更審
搜訪仍量爲條例稍加優獎不然赫赫之辰斯舉遂絕
一代盛事實爲朝廷惜之其五曰唐虞三載考績黜陟

幽明兩漢用人亦久居其職所以因官命氏有倉庾之姓魏晉以來事無可紀今之在任四考即遷官人知將秩滿必懷去就百姓見有遷代能無苟且以去就之人臨苟且之輩責以移風易俗其可得乎望經四考就任加階至八考滿然後聽選還淳反樸雖未敢必期送故迎新實稍減勞弊其六曰尚書省二十四司及門下省中書都事主書主事等比來選補皆取舊任流外有刀筆之人縱欲參用士流皆以儔類爲恥前後相承遂成

故事且掖省崇峻王言祕密尚書政本人物攸歸而多
用胥徒恐未盡銓衡之理望有釐革稍清其選明年中
書令杜正倫亦言入流人多爲政之弊高宗遣祥道與
正倫詳議其事時公卿已下憚於改作事竟不行祥道
尋以修理功進封陽城縣侯四年遷刑部尚書每覆大
獄必歔欷累歎奏決之日爲之再不食龍朔元年權檢
校蒲州刺史三年兼檢校雍州長史俄遷右相祥道性
謹愼旣居宰相深懷憂懼數自陳老疾請退就閒職俄

轉司禮太常伯罷知政事麟德二年將有事於泰山有司議依舊禮皆以太常卿為亞獻光祿卿為終獻祥道駁曰昔在三代六卿位重故得佐祠漢魏以來權歸臺省九卿皆為常伯屬官今登封大禮不以八座行事而用九卿無乃徇虛名而忘實事乎髙宗從其議竟以司徒徐王元禮為亞獻祥道為終獻事畢進爵廣平郡公乾封元年又上表乞骸骨優制加金紫光祿大夫聽致仕其年卒年七十一贈幽州都督諡曰宣子齊賢襲爵

齊賢初自侍御史出為晉州司馬高宗聞其方正甚禮之時將軍史興宗嘗從帝於苑中弋獵因言晉州出好鷂劉齊賢見為司馬請使捕之帝曰劉齊賢豈是覔鷂人耶卿何以此待之遂止齊賢後避章懷太子名改名景先永淳中累遷黄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則天臨朝代裴炎為侍中及裴炎下獄景先與鳳閣侍郎胡元範抗詞明其不反則天甚怒之炎既誅死景先左遷普州刺史未到又貶授吉州長史永昌年為酷吏所陷

繫於獄自縊死仍籍沒其家景先自祖父三代皆爲兩省侍郎及典選又叔父吏部郎中應道從父弟禮部侍郎令植等八人前後爲吏部郎中員外有唐已來無有其比云

李敬玄亳州譙人也父孝節穀州長史敬玄博覽羣書特善五禮貞觀末高宗在東宮馬周啓薦之召入崇賢館兼預侍讀仍借御書讀之敬玄雖風格高峻有不可犯之色然勤於造請不避寒暑馬周及許敬宗等皆推

薦延譽之乾封初歷遷西臺舍人弘文館學士總章二
年累轉西臺侍郎兼太子右中護同東西臺三品兼檢
校司列少常伯時員外郎張仁褘有時務才敬玄以曹
事委之仁褘始造姓歷改修狀樣銓歷等程式處事勤
勞遂以心疾而卒敬玄因仁褘之法典選累年銓綜有
序自永徽以後選人轉多當其任者罕聞稱職及敬玄
掌選天下稱其能預選者歲有萬餘人每於街衢見之
莫不知其姓名其被放有訴者即口陳其書判失錯及

身負殿累畧無差殊時人咸服其强記莫之敢欺選人有杭州參軍徐太玄者初在任時同僚有張惠犯贓至死太玄哀其母老乃詣獄自陳與惠同受惠贓數既少遂得減死太玄亦坐免官不調十餘年敬玄知而大嗟賞之擢授鄭州司功參軍太玄由是知名後官至祕書少監申王師以德行為時所重敬玄賞鑒多此類也咸亨二年授中書侍郎餘並如故三年加銀青光祿大夫行吏部侍郎依舊兼太子右庶子同中書門下三品四

年監修國史上元二年拜吏部尚書仍依舊兼太子左庶子監修國史同中書門下三品敬玄久居選部人多附之前後三娶皆山東士族又與趙郡李氏合譜故臺省要職多是其同族婚媾之家高宗知而不悅然猶不彰其過儀鳳元年代劉仁軌爲中書令調露二年吐蕃入寇仁軌先與敬玄不協遂奏請敬玄鎮守西邊敬玄自以素非邊將之才固辭高宗謂曰仁軌若須朕朕即自往卿不得辭也竟以敬玄爲洮河道大總管兼安撫

大使仍檢校鄯州都督率兵以禦吐蕃及將戰副將工
部尚書劉審禮先鋒擊之敬玄聞賊至狼狽却走審禮
既無繼援遂沒于陣俄有詔留敬玄於鄯州防禦敬玄
累表稱疾乞還醫療許之既入見驗疾不重高宗責其
詐妄又積其前後愆失貶授衡州刺史稍遷揚州大都
督府長史永淳元年卒年六十八贈兖州都督撰禮論
六十卷正論三卷文集三十卷子思沖神龍初歷工部
侍郎左羽林軍將軍從節愍太子誅武三思事敗見殺

籍沒其家敬玄弟元素亦有吏才初爲武德令時懷州刺史李文暕將調率金銀造常滿樽以獻百姓甚弊之官吏無敢異議者元素抗詞固執文暕乃損其制度以家財營之延載元年自文昌左丞遷鳳閣侍郎鳳閣鸞臺平章事加銀青光祿大夫萬歲通天二年坐與洛州錄事參軍綦連耀交結爲武懿宗所陷被殺神龍初雪免

李義琰魏州昌樂人常州刺史玄道族孫也其先自隴

西徙山東世為著姓父玄德瀛陶令義琰少舉進士累補太原尉時李勣為并州都督寮吏皆望風慴懼義琰獨廷折曲直勣甚禮之義琰麟德中為白水令有能名拜司刑員外郎上元中累遷中書侍郎又授太子右庶子同中書門下三品時天后預知國政高宗嘗欲下詔令后攝知國事義琰與中書令郝處俊固爭以為不可事竟寢義琰身長八尺博學多識高宗每有顧問言皆切直章懷太子之廢也高宗慰勉官寮盡捨罪令復其

位庶子薛元超等皆舞蹈謝恩義琰獨引罪涕泣時論美之義琰宅無正寢弟義璡爲司功參軍乃市堂材送焉及義璡來覲義琰謂曰以吾爲國相豈不懷愧更營美室是速我禍此豈愛我意哉義璡曰凡人仕爲丞尉即營第宅兄官高祿重豈宜卑陋以偪下也義琰曰事難全遂物不兩興既有貴仕又廣其宇若無令德必受其殃吾非不欲之懼獲戾也竟不營構其木爲霖雨所腐而棄之義琰後改葬父母使舅氏移其舊塋高宗知

而怒曰豈以身在樞要凌蔑外家此人不可更知政事義琰聞而不自安以足疾上疏乞骸骨乃授銀青光禄大夫聽致仕及將歸東都田里公卿已下祖餞於通化門外時人以比漢之二疏垂拱初起爲懷州刺史義琰自以失則天意恐禍及固辭不拜四年卒於家義琰從祖弟義琛永淳初爲雍州長史時關輔大飢高宗令貧人散於商鄧逐食義琛恐黎人流轉因此不還固爭之由是忤旨出爲梁州都督轉岐州刺史稱爲良吏卒官

高宗時宰相又有孫處約樂彥瑋趙仁本並有名跡

孫處約者汝州郟城人也貞觀中爲齊王祐記室祐既失德處約數上書諫之祐既誅太宗親檢其家文疏得處約諫書甚嗟賞之累轉中書舍人其年中書令杜正倫奏請更授一舍人與處約同知制誥高宗曰處約一人足辦我事何須多也處約以預修太宗實錄成賜物七百段三遷中書侍郎與李勣許敬宗同知國政尋避中宮諱改名茂道坐事左轉司禮少常伯顯慶中拜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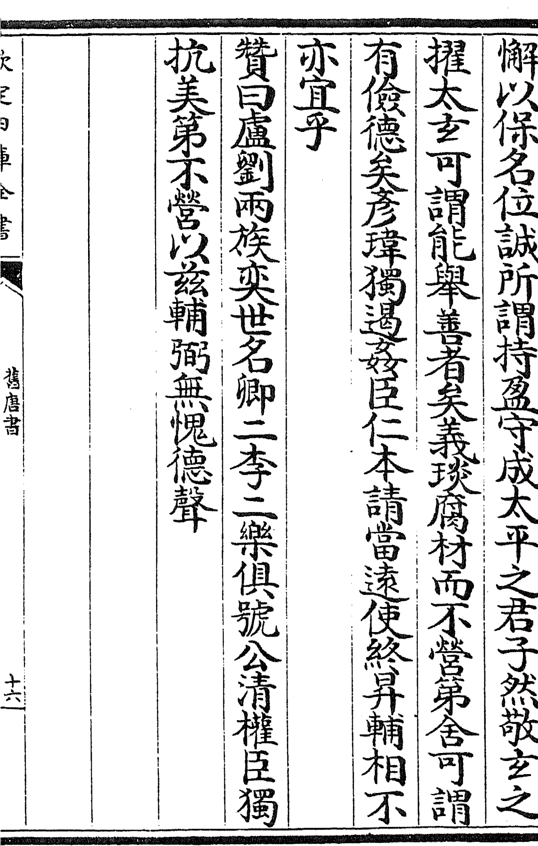
司成以老疾請致仕許之尋卒子佺睿宗時為左羽林大將軍征契丹戰殁

樂彥瑋者雍州長安人顯慶中為給事中時故侍中劉洎之子詣闕上言洎貞觀末為褚遂良所譖枉死稱寃請雪中書侍郎李義府又左右之高宗以問近臣衆希義府之旨皆言其枉彥瑋獨進曰劉洎大臣舉措須合軌度人主暫有不豫豈得即擬負國先朝所責未是不愜且國君無過舉若雪洎之罪豈可謂先帝用刑不當

乎然其言遂寢其事彥瑋尋丁憂起爲唐州刺史及入
辭高宗記其言直復拜東臺舍人累遷西臺侍郎同東
西臺三品乾封元年代劉仁軌爲大同憲官名復舊改
爲御史大夫上元三年卒贈秦州都督永昌年以子思
晦貴重贈揚州大都督思晦則天時官至鸞臺侍郎兼
檢校天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爲酷吏所殺
趙仁本者陝州河北人也貞觀中累轉殿中侍御史自
義寧已來詔勅皆手自纂錄臨事皆暗記之甚爲當時

所伏會有勑差一御史遠使同列遞相辭託仁本越次請行言於治書侍御史馬周曰食君之祿死君之事雖復跋涉艱險所不敢辭也及迴事又稱旨擢吏部員外郎乾封中歷遷東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尋轉司列少常伯知政事如故時許敬宗爲右相頗任權勢仁本拒其請託遂爲敬宗所搆俄授尚書左丞罷知政事咸亨初卒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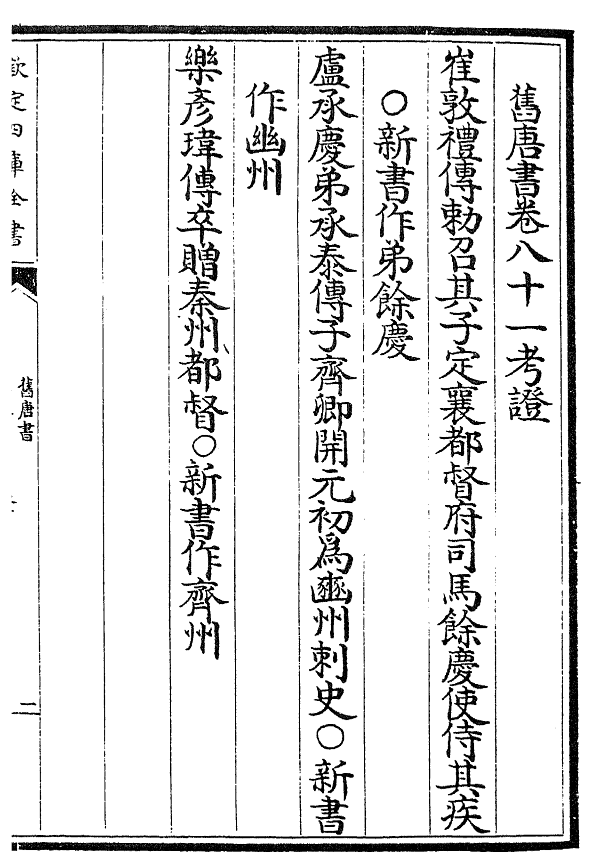
史臣論曰崔盧數公皆以忠清文行致位樞要恪恭匪



懈以保名位誠所謂持盈守成太平之君子然敬玄之擢太玄可謂能舉善者矣義琰腐材而不營第舍可謂有儉德矣彦瑋獨遏姦臣仁本請當遠使終昇輔相不亦宜乎

贊曰盧劉兩族奕世名卿二李二樂俱號公清權臣獨抗美第不營以茲輔弼無愧德聲

舊唐書卷八十一



舊唐書卷八十一考證

崔敦禮傳勑召其子定襄都督府司馬餘慶使侍其疾〇新書作弟餘慶

盧承慶弟承泰傳子齊卿開元初爲豳州刺史〇新書作幽州

樂彥瑋傳卒贈秦州都督〇新書作齊州

舊唐書卷八十一考證